芝阜集

八

5563.8
4022.2
v.5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菴皐集卷之八

雜著

序

爲親契序 己酉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性本善也善之長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事親之道曰孝其行曰誓人能孝養則於道其庶幾矣夫孝者德之本也本立而道生旣非生知學焉而知之又非稟仁之厚勉焉而至之格致之工必於斯而先之誠正於斯修齊於斯治平於斯而克明厥德推之於上下四方無往而不可也是故夫

東247867

子答禘之說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信乎孝之義大矣哉蓋人以藐然之身而能與天地幷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也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大於忠君然資父而事君則忠君也亦愛親也事親如事君事君如事親至於仁民愛物而終以成身則中和位育之功可得而致也天下之善豈有以加於此哉嗟夫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夫以曾子之孝直居其養則養亦固難矣養則觀其順祭則觀其敬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然則

生歿之養皆致誠敬然後乃謂之養矣苟志於愛矣菽水可以致樂也二簋可以致嚴也况又盡其誠而誠焉盡其敬而敬焉由後而養不足言由前而尊親弗辱喻道之不遠歟是以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而治之其自必求仁著之衆而祀之者非得已也豈惟祭哉凡事豫則立人子之孝養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則不可不豫而求諸人是務也求諸人不求諸己也不求諸己則不豫於事不豫於事則不誠乎親不誠乎親則動而僞爲無所不至矣可以人子而懟強矯拂之恐爲事親則

一也而亦不無爲親爲人之異爲親者有其親爲人者有其身也有其身則割股廬墓亦爲人也有其親則仁民愛物亦爲親也有其身而不有其親爲他人而不爲其親者寔此心危微之不知所以治之也然則不學不勉能致誠敬者天下鮮矣嗚呼余蠢愚寘頑始不知孝爲何如只曉做子事親之名義也孤露不死思之既久恍然有以得於所求乎子則仁者之愛知者之理疆者之志亦可體認而心融矣考之經而參之身驗之心而準之跡以今之知追往之行其所以養之也無毫髮彷彿者余之罪厲昭昭布載於

六籍四傳及程朱諸子之書則每讀之至此不覺惕
然傷痛如之何其少贖既往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
我且如是人可忖度肆又誡吾之宗親曰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孝矣乎力不足者盖未之見也勉之勉之
無憾風樹存生死無憾不豫不可能也乃於歲壬寅
立之契事曰爲親契以寓孝養之萬一噫我同契之
人視孝爲已事之當然而思所以止於孝毋或以爲
親爲有所爲之爲一乃心力而處事以誠父母存以
之敬養父母歿以之敬享財或有餘誓不用之於自
已則此亦用力用勞不匱之一道也無慮爲代耕而

足以推餘力於學問其於承志追養繼述之事豈能無少補相率以孝心相勗以誠敬虛中而無雜主一而不貳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事不體則其亦不悖於天地之性云爾

記

赤裳山城記

東偏山城之險必右赤裳何也甲辰暮春予過茂朱由西倉登山城倉距城十有五里未西門一里許右立石十餘丈對巖礎間尺餘南北通天罅有遊人往來之跡蔦蘿雜木上偃旁綴乃脫冠解衣側身俯仰

攀緣而入前程又截落數十丈童子前行俯伏援木
下瞰誠危乎勿之返而登西門眼界稍豁踰小峯寺
刹出法堂三間尊三金佛扁額極樂殿向南制甚精
完一大師守之稍知文字與之語惜乎左右僧房各
三四間殘僧六七樓六間堂前立餘室兩三瓦破棟
欹寺南一嶝正中磅礴主據干城卽 璿源閣三間
面北近東石室秘藏四間嶝之中閣之左面與閣同
北行數里坐僧巖茂樹藤卉芩蔚環擁高者僅巖腰
脅去登北門重修纔一朞較西門規模人因鬼護下
視山前村墟井落星羅碁置門臨北倉十數里近則

初里王沼洞開顏中缺二字小歙實長蹬東北環邑三十里西北隱遠則黃永沃錦東至于西永之牙口千萬沃之寧國可數於前珍之大菴天菴盤據于左公之雞龍自南原長水間三百里逆步而止此去一百九十里長龍錦三邑水與茂流合是前島後島邑下五里汪汪出見注于陽江入于錦江城之水合爲防築七八層古制也或廢涸或渟滀堤堰樹老二三百年水汎濫門右流折木扶吾還尋護國寺老屋數覺腐敗撓折寺云乎哉一祖師乂手拜迎工於其道者也一大師蒸茶于廚出拜于階要與金坐問姓先河

從黃予戲之曰古之夏黃今爲河黃公黃曰河黃聞
命公何敢當也使河前導出沙門南門其下無人爲
有巨石屭贔聳出立于門右丈百餘缺二字曰將軍作
者若將軍下臨觀機默計則其天鍾石人鎮此城南
門也可以從後陟至峯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向
按簫臺石礎左旋危岩畏險者不敢度然人或貼身
于巖右手攀壁左手撐盤曲膝臂石磨礪而下于此
時也岸一邊不知幾百尺流落也予懍然而退作氣
爲前人行直下數尋進三十步是所謂按簫臺也臺
之名有義未詳大石圻三片隙爲人字深丈餘廣容一

身三面天塹使人眩視悸不自保閒由人字隙稍稍勞力則數十步下有窟巖若房室可居者勢尤奇壯然未暇往（缺二字）於臺上彷徨而立浩浩有遺世之意野人仰見其必以我謂羽化也河之不從不爲非不能之間還吞頭跏趺坐誦經文其聲清且雅若夫烟霞漠漠於西北峯巒矗矗於東南回叩大小白人無徵焉俗離蒼然而起中抽三道峯左步大德轉爲德裕德裕一脉北馳三十里曳峙草矢峙雉木峙三屈三起撞頭作城香爐峰最高峯左右郎西北門峯下城外有所謂笠巖者是亦山之一勝云而日暮亦未

及尋也噫德裕之於城爲祖而據南數百里連峰峹巖崱屴或乙乙盤回或重重周匝齊不可名言然粧鞍八公布列于前南原長木在其中鎭安馬耳出没于八公之西檯牙突兀如在天表德裕麓後外無所睹北茂豐南安城邑之開野南門之近人居峙項鳥峙梘木亭越一嶺嶺郞飮實上麓也倍方昏天保安里九天洞雩川擴逸永同月田沃川魚沼自作里本州上下長朴里西門之外斜内馬山吉旺里地勢高下遠近大畧於此可見土產稻黍麻綿楮牛馬他種記不盡登斯城也愀然有感古者昔吾從先祖恩菴

先生肇謀是城邦謨密勿基圖鞏固所以存無限年之　宗繼亦可傳萬億載之春秋李澤堂有後補之蹟尤菴先生中衛之隣邦東伍儘三賢之爲國其無窮乎叅奉而來　璿源石室別將而守禦僧之寵攝大將貳於叅別城中之事同與任之官給餼以爲永世之傳矣予嘗欲移居于此城之近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風此誠朱夫子雲谷之先獲計也置庄藪石於吉旺歲一往來顧今亦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與風土如此時覽觀焉以自寬也

直方記

吾六十而無聞焉斯已矣久矣吾友羅致文能文章焉而以直方二字分扁爲齋軒謂余文之何也以言乎羲易之乾坤則子所深究以言乎晦翁之左右則子所熟講吾復何益哉然其懇也固旣面書又再督在相長地烏可不一言而强之哉言之欲出而耻躬之不逮故乃敢竊取君子之言而述之曰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爲心無失則聖失之則愚無失之道敬而已是以學者莫不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爲學之大方然卒不得其門而入其故云何誠不至矣蓋誠者理之眞實物之終始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常得

五常之實而爲常百行得百行之實而爲行且夫一念之起一言之出一事之微未有遺其本而自成者則雖其大小之不同而其實之所在未始不以爲誠也是故君子之學必以誠爲本過此以往不亦妄乎敬不以實色莊者有之義不以實自私者有之克己復禮非色莊者之所能特立獨行非自私者之可辦然則敬與義雖其體用爲相須表裏爲交養所以行之者一也苟子之欲敬實其心之所欲則直在斯矣苟子之欲義實其心之所欲則方在斯矣誠立則敬生敬立則義明精義入神則誠敬之能事畢矣然則

真實以體之无妄以用之雖聖人不越乎此大賢以下惟淺深精粗有異爾子非不審於此而猶此拳拳焉其或深有戒乎貌不勝而辨不克者歟苟子之能之何必待齋軒為也然箴警之事聖賢之所不能無吾友抑亦觀省為惺惺法如謝上蔡之於矜字上用功也歟遂以誠實為基本而記之直方為體用而銘之

銘

烏竹杖

歲在丙辰正月二十五日欲展楸為風雪阻

放杖于故處乃銘之曰

植之凝然者若補其無疑之過擕之鏗然者若鼓其闌珊不及盖老人之力不可得而疆矣若其貞固之德則托爾身而中立

直以爲質玄以爲文吾於汝也不止是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相乎

五行銘 先天奇耦所生之序水火木金土始生之序水木火金土〇太極流行相生之序木火土金水

水本陽濕火本陰燥陰陽升降土制不到水煖成火各生木金陽濕發木陰燥結金陰陽各盛搏凝土質

二氣之化各成其質
少陽東春木以火生太陽南夏火以土生沖和中央
土以金生少陰西秋金以水生太陰北冬水復生木
五氣之行相代相生

箴

直齋箴 辛酉

羅友致文以直方二字分名其齋軒盖取諸
朱夫子堂房兩夾室左名敬齋右名義齋之
意夫子嘗讀易得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
以爲爲學之要也羅友之意不亦是哉要余

箴之面諭書托備勤顧不足以發揮則只觀
瞻可詹其在相勉之道亦不當終孤盛意乃
掇拾前修格言而述之

主一無適整齊嚴肅程氏遺訓丁寧諄復收斂之語惺惺之工和靖上蔡傳習得宗以之直內一言曰敬洞洞屬屬式茲無競孰謂不顯上帝臨在小心畏謹罔敢或怠人生也直厥維天理昔非不足今豈加此氣或為蔽私或為累游騎翻車鮮不覆隳何以直之權輿于靜其靜也專屋漏無警柔順貞固維坤有主維天有動欽承翕聚君子則之寤寐精一養而無害

存而無失閑邪無所胷中洞然大本一立何所倚偏不貳不參不彼不此徹上徹下成終成始豈惟在內有中必外義以夾持直方且大

方軒箴

致用之教入路之論學孔孟者萬世程度權量輕重裁制剖斷程朱緒論同條共貫義者宜也只是主用以之方外界分錯綜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流爲江河匯爲池澤其外維何由已及人事物之來千緒萬綸不以格致不以涵養中未必有外其可疆體仁包智四勿合當維心有制維行乃方地道之常靜體方德

類聚羣分其儀不忒君子德合不踰其矩時措得宜無遺精粗厚薄隆殺動作應酬横䥘利刀判作兩頭審用之起知道之自動靜相涵表裏一致惟精入神權斷有則敬以夾持直達天德

辭

文忠公祠板還安告辭 庚申

離此鄉園歷數百載永平光山又近千里廟享靡托久歆外裔天乃眷顧特命不祧式承主祀彌增感慕玆焉奉還未暇立祠今此權奉訥祖齋宇右有影堂叔姪俎豆喬木維舊神靈安止酒殽以奠虔告謹告

將修井告辭 辛酉

維井維久有孚元吉泉源甘潔往來其繘其德也常其用也周博施廣濟功莫與疇鶩不恪勤將谷射鮒既瞀且食病我臟腑爰及同閈聿謀修鑿井井維新勿泥勿幕洌彼寒泉星河精通天一其性維倉不窮幾敗而完幾濁而清汲之不渴存之不盈厥道乃復厥功大成茲土之人實賴神明卽事之始同心告閟齊肅明薦以祈以獻

修井畢告辭 辛酉

我泉有源天一之精我泉有眼地脈之亨无喪无得

精血所藏陂邑不陂維德惟常伊昔穢敗瀆潦瀰偪
雖則溷濁其本湜湜謂泉不及謂理不測豈水之性
鄉人之惑渫可不食爲我心惻王明受福云誰不識
乃浚乃疏乃渫乃甃砌累有秩泥汙有漏復之不遠
道之不息其洌其寒莫非爾極波斯食斯大成厥德
從今元吉歷年不忒役夫告功誠格一六齊齋明薦
以獻以祝

疏

請五代祖考孝子公 旌表疏 壬戌八月二十八日

右謹 啓臣伏以至德莫大於孝行 聖恩莫重於

棹楔苟非純心誠血可質神明敢以子孫私勝瀆議
天聽臣雖至愚又豈不耻夫無實之稱而自誣其
先不避僭猥之罪而仰陳於　殿下日月之明乎臣
先祖之孝行卓絶於古今　聖朝之懿典宜及於身
後敢此呼籲於　淸蹕之下臣五代祖故學生臣朴
磤郎　中廟朝己卯儒臣文簡公臣祥之六代孫
宣廟朝壬辰原從功臣縣令希壽之玄孫也遐鄕門
地雖未閥閱古家謨範世篤忠孝自在齠齔定省溫
凊之節不後於長者及其稍長志物之養無所不用
其極臣六代祖學生臣應遠長夏沉疾也臣五代祖

晝夜揮箑掌握胼胝猶不知痛苦每糞必嘗以驗其吉凶凡百藥餌味臭醜惡腥羶汙穢亦躬檢口試而用之七閱月而得甦鄰里族親戚以爲至誠所感臣六代祖爲文以別給曰汝年尚幼不辨人事之兒猝遇父病汝兄亦病獨當救療一心無他觀其累朔侍湯不一時少懈苟非出於天性之純不能矣前頭誠孝全一之人可卜於今日田地奴婢別爲許給以表父母之心云云越四年疾又革則劉指進血及其丁憂號擗幾絶遂廬墓三年臣六代祖妣又爲之別給文曰家翁下世之後汝身艱難鞠養今纔成就汝妻

極爲稱美承奉我與汝無異不勝感舊之心謹依家
翁生時之意田氏別給云云兆愚背疽醫藥罔功則
吮舐去穢日以爲常及其遭艱哀戚之節送終之禮
廬墓之儀一如前喪服旣闋廟謁惟誠而尤致謹於
朔望因廢舉業以教子姪爲課皆有文行而撫養兄
之遺孤視已出輒有加焉當時御史卽故相臣孝憲
公親相憑而高其行特 啓聞鄉人亦感其誠而載
之邑誌親親尊賢其歸一件時文正公臣宋時烈移
謫長鬐也禍色滔天斯文亂賊羅碏等羣起構凶疏
臣五代祖挺然與族黨諸儒生臣等齊聲扶闢以折

其好謙亦皆井本之孝悌而定力所以做者乎孝是天性無不知愛其親而其始終本末之全者蓋亦鮮矣自夫扇枕嘗糞刲指吮疽廬墓以至扶正斥邪古之君子亦以爲難有一於此必闡揚之不暇而令聞四方令德萬古況兼有此六者乎不惟鄉黨人士至今欽頌祭酒臣宋來熙亦聞而感之論讚其幽堂之銘而極其發揮其實德實行旣如是不可誣而子孫不思顯揚之道　朝家不示褒奬之義則誠不有欠於我　殿下至德要道之大化大源哉伏乞　天地父母特念臣五代祖礟卓絕之孝可以感人心厚風

係於千載之下 亟令該曹 旌表門閭之地

擬代溫陵令 姓名佚 請二先生 廟庭配食疏

哲宗九年戊午十一月日

伏以邦籙愈久天命愈新 祖宗眷顧吉慶咸鍾維我 純元聖母劬躬壽後委祉于玆我 元子逢迎承膺彌月 誕降萬億年無疆惟休大東含生莫不欣忭若無古今仍伏念臣以布衣諸生蒙被 聖恩待罪寢郎其所以瞻依 象設灑掃 庭塀不敢不勤而凡事體之關係 本陵尤不敢不肅敬審愼以效螻蟻之誠是以常恨當職者不惟立法之大體而

只守目前程式以爲忠不惟尊奉之至意而謹遵年例 令勅以爲直供職雖勤而實無舊章之修舉致齊雖勤而或久誠意之感格臣誠不佞然適於此時蹈忭不暇忠感先激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備 慶賀惟 殿下幸於其長遠慮 垂聽而開納焉臣竊謂功大則報之崇德盛則尊之至 國朝之大典也是故配食 廟庭前後相望忠義以之益勵治道以之益隆第其禮典旣重難並行於一時顯晦有數亦或待於來後粤在 中廟朝有若二先正臣文簡公朴祥文簡公金淨皆以兩朝嵬勳百世師表尙闕躋享

之儀久而愈彰此誠 正廟所謂未遑而 殿下所
以繼述者也臣請以 本陵之故事推之然後次而
及其繼述之義臣謹按故敎官臣趙泰萬所記有曰
中廟乙亥二月 章敬王后誕 元子時諸後宮
二洪氏皆有子朴淑儀有子曰嵋爵福城君年最長
而淑儀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朝野疑懼且半歲也七
月 上以災異 下書求言八月訥齋朴先生與冲
菴金先生議曰 元子在襁褓而朴氏寵傾若遵
成廟朝故例陞後宮爲正妃則難爲 元子地莫如
復立 愼氏伸無故廢處之寃明無以妾爲妻之義

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遂合辭抗疏盖發明
國母之無罪也又欲使　君父納之無過而關雎
之樂復崇如初又欲正諸功臣逼脅　君父逐廢
國母之罪其深謀遠慮則專在乎嚴嫡妾之大分使
我禮緜　元良自底於磐泰之安而覬覦非望者不
敢生心也當此之時為邪之道無出此右而二先生
忠言正義昭如日星苟有人心者孰敢非之兩司弘
文館以為偽　愼氏復位生大君而論　嘉禮後先
置　元子何地朴祥等論邪議論殺二先生鄭文翼
申文節諸公救護二先生縱　廢妃不得復位諸功

臣得死牖下然二先生幸不死而繼祿 二元良經歷
無限危疑終陟大位聖德堯舜是爲 仁宗大王也
嗚呼使我 聖壽靈長而冲菴不死於己卯訥齋不
沈於下郡而亦不蚤世 明良相遇則陶鑄唐虞何
可量哉先是靜菴趙先生新入諫院請罷兩司 上
從之金安老等爲兩是之論自是廷議角立互相攻
擊遂爲己卯之禍貞愍安公嘗力救二先生又薦引
靜菴故家族受禍最酷蓋自己卯而又爲乙巳大禍
國幾覆亡究厥所由實出於二先生疏章而當時害
先生救先生者後之人察其孰爲君子也孰爲小人

也則其識二先生也不難矣重峯趙先生之言曰訥
齋冲菴之疏明扶旣絶彞倫其盡之矣云云訥齋朴
祥之號也冲菴金淨之號也其大槩亦載於國朝記
事東閣雜記等書則何敢疊床而煩瀆也盖此數段
皆出於良史之手而非所以阿好也執此而究之朴
祥金淨卽曾子所謂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方擧國憂
懼之時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以萬死靡悔之義先
進讜議盖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志眞可以託孤寄
命不必以臣愚之言可徵也請復爲　殿下言之盖
中廟入承大統　端敬王后正位壼極受羣臣賀

廟社神祇之奉有定國人母后之分已嚴勳臣朴
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靖國之初既除國舅愼守勤
則自以爲殺其父立其朝慮有後患脅持 君父請
廢 國母上曰糟糠之妻何以爲之 上之眷戀不
忍舍之意如此其惻怛而彼徒一箇心只有身而無
君不顧大義以 宗社危迫之說恐刼之 上爲彼
所迫不得已而廢黜乃以 愼妃衣裳掛之闕後巖
上朝暮望見于斯時也氣像何如噫昏朝不敬厥德
早墜厥命 中廟嗣受厥命順與北望按轡臨而肇
基宏業剔荒昧而始登至尊顧其時則危乎以其勢

則難振彼所謂勳臣者始也專以謀身之計謂此時可乘乘勢而圖得徼倖之微勳終也必以全軀之謀謂此權可竊竊柄而敢恣 初服之大倫其跋扈之狀通朝所知 上之所以翕張翕縱慮無不到然 社稷安危迫在朝夕則固可以靜以鎮之柔以濟之寧端本正始之不暇而惟其所爲而莫之違咈也雖琴瑟鍾鼓之樂焉而惟其所制而至情且割也綱倫到此天地萬物不可以位育然以其氣焰陵天朝廷莫敢誰何至乙亥 章敬王后誕 元子也後宮之覬覦乘當朝野之憂懼益急蓋亦彼徒所以締結而壞

亂者也於是天譴赫然日月薄蝕水旱沸騰繁霜夏
隕花實冬敷雨暘風雹星孛虹霓昆虫之妖間見荐
仍 上雖下求言之教彼徒蹇蹇懷仁抱義之士非
無其人皆蹙蹙無有敢言者獨朴祥金淨相與以為
為邦之道惟嗣為本此身雖可殺 元子不可以不
保 國母不可以不復綱常不可以不扶 慎妃若
復非惟洩神人之冤憤舊恩既全乃可保 元子於
磐泰名正理順綱紀立納吾 君於無過扶 宗
社於將顛義當見危授命瀝血抗章義聲動庭中辭
旨懍懍秋霜也烈日也則識可謂竢百世不惑者也

可以人而豈或無開悟疏塞怵惕悔悟之心也甚矣
人欲之滅天理也彼徒朋擠羣仵事將不測文正公
臣趙光祖時以言官極力辨析曰朴祥等疏是正論
云云貞愍公臣安瑭文翼公臣鄭光弼等率廷臣救
祥嗚呼 愼妃雖未卽復位朴祥金淨雖見斥褒貞
雖嫁慘禍然朴嬪之覬覦由是焉自罷 元良之羽
翼由是焉已成至丁亥朴嬪果作咀呪於 東宮懔
乎其危矣祥等之至誠前知者其不信然乎以著
仁廟之聖德屢經艱險遂登大位者伊誰之功論其
始則祥淨之扶翊也語其終則祥淨之樹立也嗚呼

時事一變士類共切祔 仁廟於延恩殿此亦彼徒
所以醞釀排布也朴祥姪子文忠公臣淳擁誠盡言
黜巨魁削僞勳終躋 仁廟於 原廟祥之家法豈
不曰有是父有是子耶 仁廟陟降之靈亦不曰予
有臣乎至 顯廟壬子因吏曹參議臣李端夏疏始
守 愼妃墓 給祭需 肅廟戊寅因縣監臣申奎
疏及右議政臣尹趾善領府事臣尹趾完等議移立
別廟 英廟己未因儒生金台南疏 詢于大臣
入告 大妃乃復位號祔 太廟如儀嗚呼祥淳
之封疏也彝倫復明綱紀大振彼勳臣一切謀身之

功難以掩萬古倫綱之罪矣自是以來文正公臣宋
時烈文正公臣李縡文簡公臣金亮行及寢郎臣金
聖泰崔昌國文肅公臣蔡濟恭等先後論斷明白中
嚴照國人耳目則亦不敢枚舉以溷 聖聽竊伏見
乎 列聖朝遺文古牒 肅廟戊寅備忘記有曰先
正之疏可謂復位之善機會而伊時 下政院之
教未有開納之意抑未知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何
以則能不悖於禮而合於稍加尊奉之道小慰抑鬱
之人心耶 英廟己未復 位時 垂涕下教若曰
每想糟糠二字不覺痛心子孫私情已極感傷而雖

以義理言之故相臣申晥以三勳之事只爲謀身之計云者可謂忠厚申奎追罪三勲之說誠然矣爲人臣者豈有請廢國母者乎此等義理不明則後世爲國母者豈不難乎又 教曰今日復 位之議先倡者兩人也一脉正義予所嘉尚另付該曹求得嗣孫別爲調用又 教曰朴祥以一府使金淨以一郡守其能聯名抗章辭嚴義正百代之下令人懔然 正廟己未 親製賜祭朴祥之文曰太平無象風聲以云大資示勸由鼓作軍忠義在人蹈之者歷卿任潭州同德爲鄰三印其臺萬古不磷我扶坤維彼誰廷

嚚論定必百自巳未年先王曰咨愀如朱紘索笏簪
後遺直冈捐古則行之令可忽焉祠版永享雲仍世
官　太室庭食禮重且觀是歲一酹爲感支干握管
懷韻松栢丸丸　親製賜祭金滯之文曰　中廟撫
字羣彥湊輻文正一隊卿其眉目徽猷嘉謨造言追
牘乙亥聯章尤卿大節淳潭接壞領蓋有蕝百年父
老咨嗟磬折人雖月古義傳秋烈　寧考曠感救典
戚秩崇報於卿則予纘述廟不世祧恩乃孤恤獨有
未遑　大享庭祫禮在必嚴事恐或貽　溫寢象設
令闕一甲慨念雙忠親綴俾攝臣伏讀未訖不勝飲

泣而激感矣嗚呼 國家㓕貞之禍始於己卯至於
乙巳之極然綴旒之朝綱累卵之 國勢尚幾百年
綿綿者其亦不以兩臣之一脉正義有以扶之撑天
地塞宇宙而非彼徒千百所可得而磨滅者耶雖然
此義未大闡故馴以致賊瞻等癸丑之變此理未大
明故終未免賊黯等己巳之變夫己卯以來首尾百
餘年不軌之徒接踵而起犯大分滅大倫者實由於
黜陟之典猶有所未盡淑慝之辨或有所未嚴也此
列聖之所以眷眷於此兩臣者盖亦有以 達此
理之本源卽乎此而慮之遠徵乎後而感乎前 孝

陵之享禮至 宣廟朝而修擧 溫陵之位號至
英廟朝而克復凡此 二陵之危忠大勳一則祥淨
二則禘淨 朝家褒答至於 賜不祧則殆無餘憾
熙以 正廟之祭文推之其 若曰 太室庭食禮
重且觀者以示將行之意也其 若曰獨有未遑
大享庭祫者以示嗟晩之意也其不有關於 宗社
之大計而合乎從享之本意豈或如是 諄複也且
我 正宗大王堯舜之大聖也 太廟從享 國朝
之大典也以堯舜之大聖裁 國朝之大典而其
賜祭之文丁寧告戒至謂未遑則 國朝之禮豈有

以加於此哉今年卽 溫陵聖后復位之再周甲也
兩臣之 廡食乃其次第事則豈非 殿下之所
當繼述者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正名也立紀也尚
功也勸忠也未嘗不係于此也惟 殿下深體聖意
舉以措之則 國家幸甚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
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其明聖也夫祿以報功位以
尊賢有國之常典則雖以一朝之功一事之善如不
及盡褒況此兩臣之道德事功萬世不渝者哉蓋兩
臣以經學爲業以儒雅爲官挽回世道期做唐虞讃
明道義師表士林其遺風餘韻淵源嫡傳尚不墜地

後學之俎豆非一二所 朝家之宣額已數百年矣
此 英廟所以繼述 列聖朝遺意而增廣之 正
廟所以繼述 英廟之指意而加奬之 殿下又繼
述 正廟之未遑而追行之則非維繼述之爲盡善
亦所以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
然周王之彧彧豈有過於斯也臣愚猶恐議者不深
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事係重大年旣久遠今不可
輕議又以爲 温陵復位時旣不卽從享則 聖意
所在有不可仰見云爾則臣竊以爲誤矣第惟兩臣
生爲士禍之首歿爲凶徒之讎時諱俗忌士無闡揚

之氣世遠言湮人無擔著之論于以因循幾乎無聞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建我　孝顯兩廟聖聖相承斯
道復明此義始闡至于　正廟而世繼代述　二陵
廟儀莫不畢舉獨此　蹉跎一事尚為未遑其不有
待乎今年而顯晦有數者哉　殿下纘其緒而成其
德則此所謂踐其位行其禮而至於孝之至也若如
議者所言則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
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豈其理也哉
合乎理也先王有志後王繼之前朝未遑後朝述之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是故堯之不罪舜罪之

堯之不擧舜擧之而堯不以爲非武王周公之所繼述者太王王季文王之所未嘗行也而孔子善之此皆所以期於至善不襲其爲也今以 殿下之明聖所以浚其源而培其根者非臣愚昧所能量者然臣之所陳特其所考於經史之梗槩端緖而已 殿下由是講究而自得之則亦必有非臣之言所能者惟
殿下廓然勇斷則 國家幸甚臣又聞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 殿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也又况 殿下聖德隆盛莫不皆以非常之事非常

之功望於 殿下其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而疏擧根本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 殿下汲汲有爲償大勳而勸大忠脩舊章而植朝綱其副臣民之望者又當如何哉且今天災時變間見層出 殿下臨御以來嚴恭寅畏行誼未過而天之所戒若此之至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 殿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 聖心使盛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修德以致中興也 殿下宜於此時益懋祗敬以恭承 宗廟之孝仰體 中廟鍾鼓之樂 溫陵光

復之慶 仁廟濟艱之原又追 肅廟 英廟 正
廟三聖朝表忠尚勳之深謨遠圖則兩臣之配食必
不待庭臣之請而斷自 宸衷矣第其兩臣配食之
日仰想 列聖朝陟降之靈於 中廟 溫陵 仁
廟爲慰何如乎 肅廟 英廟 正廟有光何如伏
願 殿下特軫二先正臣朴祥金淨翼 冲保社正
名立紀之元勳大忠亟下 太廟庭食之命追述
正廟未遑之意使神人無憾天心克享然事係莫重
典禮 下此疏於大臣百官及在外儒賢 博採衆
議 務令盡善臣微末孱官何敢與論於莫嚴莫重

之地也猥忝直守又當今年微恍耿耿未嫌出位昧死以 聞迂踈狂妄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伏惟 殿下哀憐而財赦之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俟罪之至朴祥金淨乙亥疏本謹錄附陳伏睽垂察焉

兩先生 庭會當否說 附○訥齋 冲菴 ○丁未三月

非先生者未必皆爲小人是先生者未必皆爲君子非之者只當時朝廷多少多人而不謂之小人者昧於見識也謂之君子者君子而未仁也是之者自正德十年乙亥 中廟十年 至于今二百三十三年除當時

非議凡有秉彝之心者無一不云云其君子者百世師宗豪傑之士乞次碩德宿儒頗知向方者也其爲小人者亦或有一斑之窺也然則是非剖判不啻白直分明尚有所眩惑者相以爲先生謂之節義則可謂之道學則過矣噫夫所謂道學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而復之勉其職分之所當爲而行之聖賢千言萬語一言蔽之曰率性修道也已今之道學記性分固有而詰之誦職分當爲而訓之著詞成章照人耳目行小廉曲謹自以爲大而化之處身於無事無物之地而無意於躬行心得之中逃名於是非毀譽之場

而求道於日用彝倫之外隱微而慈欲鄉愿而從事其如是也焉能知如何是道學如何是節義也節義不一有無道學之節義其資稟或明敏或廉潔或勇敢而力能勉者有足以能之又或一時慷慨進退難免者亦皆有以致之又有如外邊用詐用數假餙立得者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也無無節義之道學求之彝倫摩之仁義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盡心知命之君子者不可能也在 正德丙寅中廟撥亂反正 愼妃正位中壼而既受臣民賀國人毋后之分已明矣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意以

爲殺其父立其朝恐有後慮㦖制　君父請逐　國母　上曰糟糠之妻何以爲之然則聖心之不忍琴瑟之歡樂若是其切至而彼三人者健請不已終至於脅迫廢黜置之閒閤萬古義理安在卽地氣象何如適此時廟堂之上果無一箇仁人義士也歟如曰當時氣焰不可輕易犯觸殆十年乙亥又承求言之教寂然無一言明倫者何哉特或有若程朱之賢亦果悶默而無辭耶其或有辭也必與先生之議立異歟非先生者不可道也兩是非者其可曰知道乎宋之文山我　朝之兩先生與金淸陰諸賢不可但以

節義論也眞所謂盡心知命之君子哉於三凶則光翁曰 中廟諸人脅迫 君父不保琴瑟鍾鼓之樂而卒致己卯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陶菴曰先生之議雖屈於一時而終伸於百載之下信乎天定之必勝人也是非既定之後彼勳臣者尚可晏然於從享之列乎於兩先生則 正廟親製賜祭文有曰太室庭食禮重且觀又曰獨有未遑 入享庭檜然則臣子之抑欝朝家之未遑實係於綱常之大欠典寧可以三百年之久遠不如一日也哉彼三凶論其功則幸當 龍興之運適圖其功利者也非爲社稷

者也論其罪則　黃裳中正之時謀爲自全之計至犯脅父黜母之罪然則三凶者功成於一時之微倖罪犯於萬古之綱常償功則三百年　廟食濫矣僭矣討罪則尚無一半條之舉劾神人之悲鬱已無窮旣綱常之斁敗果無後辭也歟黜之　庭削其爵必有其日若自　朝家克修未遑之典禮則　泮洋在上之靈其或謂之無臣鄰乎如曰年久體重而遽之則是安於因循苟且之習不知自歸於傷倫圮綱妨賢病國之過矣將以待後世大人君子之正論也

擬請三先生配　文廟儒疏 金慕齋金清陰金愼齋

伏以道之在天下所以行之者唯君師之作興也蓋
自　祖宗以來　累聖相承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治
教之盛曠絶千古於是眞儒輩出深究天人之妙丕
闡性命之源以斯文大一統之義有以接乎孔朱之
傳協贊　聖化敦敍彝倫爲　國家萬億年無疆之
休何其偉哉竊念天地之間惟道爲至尊惟德爲至
貴古之聖帝明王必致敬於有道有德之君子將以
集天下之善而大成于身立極于此而垂萬世之統
也然則其敬之也生而尊信以賓師之禮沒而崇報
以躋享之典則至矣盡矣是以我　朝兩廡之腏前

後相望此 國家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視前古罕與爲比然有是道有是德而文章節義事功輝映煜燿動盪雄偉化被生民澤流後世與歷廡諸賢並徽齊芳旣被尊信之禮於 明主未蒙崇報之典於 聖世者其有人嗚呼先正臣文敬公金安國文正公金尚憲文敬公金集皆以一代儒宗百世師表尚闕從祀之儀公議之久而愈鬱 朝家之久於未遑臣等以後生蒙學何以窺測於大賢之緼奧也第其高明正大篤實的確天秩民彝燦然該備之造詣深淺畧有見於儒先之論譔者有之請擧其槪槩而

仲陳爲全安國天資正直和粹克養以道氣宇盎然
見者輒知爲成德君子性至孝七歲讀小學至孝哉
閔子騫曰我何時能長行得此事耶稍長慨然有求
道之志必以程朱爲準則故平生學問皆主乎心得
躬行之地而無不在於日用彝倫之間也早失怙恃
構小齋於祠堂之側以寓終身慕之意故以慕名之
見弟姊妹則怡怡如也其接人也亦一團和氣而貴
賤親疎咸得其歡心平居整冠帶終日端坐每教子
弟曰惟恭與謙君子之盛德汝當佩服汝等嘗見我
以傲惰加人乎常歎曰吾東方地氣偏薄人稟不厚

又不知理學因學成德者甚寡是吾平生痛恨者也故安國之教後學必勸性理等書務求其變化氣質則無智愚賢不肖之異焉登朝未久　中廟請國首請專尚理學仍受國子訓導之責力請崇習小學增修五倫行實以謝恩使朝　京還也購程朱諸賢書累百卷獻之曰　上方向理學而濂洛諸賢性理之書我國多不得見臣欲多購而書肆不備只此所獻而已第其家禮儀節乃丘氏因朱子家禮有所損益以宜於特使人易行實朱子家禮之羽翼也己卯禍作安國亦罷居利川遠近學者聞風來集雖蔬食菜

義必與之共日復講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持時論者以此將置於罪有愛安國者勸謝遣學徒安國笑而不輟其教誨所及蔚然爲大儒者甚衆每當事委曲的確無非濟世急時之要道而不知者常有頻碎之誚則輒曰常人心麤聖人心細安事舍精趨粗自以爲通乎且古人有一日所事必告於天者又有是日不做國事必廢夕食者既又還朝累陳己卯士林之冤仍請崇理學辨邪正爲先且請朱子貢舉議試士及漢吏科制立規尤致力於華制常欲遣子弟入學中國要其大義皆所以敦彛倫育英才與化斯文

堯舜君民之志也出按嶺湖皆躬率以敎印濂洛羣
書而布敎之鄉人有學行聞者或遣廬訪問或禮請
敬接孝子烈婦亦皆旌表存問厚饋人皆風動蓋我
國自早歲師先正臣金宏弼友先正臣趙光祖傳之
先正臣金麟厚以其淵源之深遠道德之純備持身
則盡忠恕而敦孝悌治家則正倫理而篤恩義立朝
則格君心而盡臣節學問則必以四書五經性理之
書爲正而遂於易數至於天文地理無不精通非直
爲一世之師宗也是故先正臣李滉一見而論太極
圖說歸告其門生曰今行始見大人君子又於 宣

廟初　詔使許魏二公問東國有知孔孟心學者滉乃以安國宏弼光祖及先正臣鄭汝昌李彥迪徐敬德爲對越明年　詔使歐公希稷至又問有如程朱者文節公臣柳希春等對亦如之先正臣李彥迪祭文有曰學窮道源神遊理窟廿載優遊适養純熟精義入神窮深極微畢世欽風多士摳衣先正臣朴世采序其文集畧曰志學之倫嚮義之士誠心悅服有若鱗介之宗龜龍星宿之拱辰斗難以一二而數之其能浸漸薰陶以收寒靜之餘波以助　明宣二朝之至治卒之使先生興起斯文乞志少償於日後者

亶不外是寒靜謂寒暄堂靜菴卽宏弼光祖之號也然則安國之道德學問蓋有得於孔孟程朱之心法而身任繼開於斬伐之餘以致斯道之復明後學之尊慕千歲而益盛矣金尙憲德器天成正大崇確性又嗜學信道篤行自強不息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華夏蠻貊莫不欽慕焉自少以小學自律居家而敬身明倫立教之節無不修擧殆不可選也平居常病世之人循外而眩於名實雅言爲善躬踐實地優於好賢勇於惡惡在仕路幾年仁弘誣李滉上疏痛斥 仁廟反正

貽書勳寧亟論時務及處變之道因進入漸之戒時
毛文龍構陷我　國尚憲以陳奏使朝　京訟冤
帝加褒可之命會虜兵東搶文龍又非誣不已沫血
辨白且乞兵以議虜後　皇朝學士李廷先序尚憲
詩編曰義趣高邁襟期寥廓有工部之深思而不偪
於排鬱有五柳之淡蕩而不偏於寂寥又學士張延
登序之曰世有如季札采而歌之必將曰美哉其箕
子之舊乎蓋其詩格得於濂洛之邁顧而深造乎周
雅商頌之典重溫雅也序末又曰其請求一書痛切
回　天余卜其國有人未有一患也中國人之服其

誠忠有如是也當虜使之來抗言不可許其倚望以啓其心是歲虜入寇 上幸南漢尙憲力陳死守之計諸子請以 世子求成遂痛斥其議 上曰今將何恃對曰天道可恃顧 上堅定毋動俄而出城之議定尙憲痛哭入對曰君臣當誓心死守萬一不遂歸見先王無愧也退不食六日聞虜要得斥和人乃甘心復食請詣虜營 上諭止及 上出城自扶艱從因歸安東豐山而止焉虜將以我師西犯卽上書極言死不可從虜聞之遣使拘執以詰答曰吾守吾志以告吾君耳虜解其囚强令拜謝而終不屈在燕

獄六年刀鋸鼎鑊無以動其心吟哦自如氣宇坦然天下慕其義虜亦不敢加害宋時烈所謂天之所以生德者雖匹人桓魋終不奈何者眞確論也及東還有大拜之 命終力辭歸石室焉嘗謂人曰新番告身不書瀋陽號庶幾知我何憚一遭往來自 上有扈從之賞上書辭不受語及薪膽曰毋偷一時之安盟毋忘前日之大德毋憚虎狼之仁毋絶父母之邦夫以千里爲讎人役古今所羞毋思 先王奎文萬折必東語不覺涕泣沾衣也 孝廟嗣位入陳知人安民之策因請[illegible]儒臣金集以輔王室與之叶贊昭

明以基遠圖時事掣肘求去益力旣沒有遺疏辭意懇至盖尙憲以至正之氣至大之節扶千古之綱常揭三韓之日月華夷之所共欽服而童孺婦女至今稱道以日光玉潔之文鸞翔鳳翥之儀攘斥倭邪之論明揚士類之志卿大夫之所共歎仰而太史氏亦累言之孝友之行篤於家敦睦之化洽於族信及於朋友仁及於鄕里義炳於天下自家而國而天下莫不尊其道而崇其德是故宋時烈撰其碑曰吾東自箕子數千年而有鄭圃隱倫彝旣斁至于　本朝尤彬彬也不幸迫於治亂之數以致天地翻覆然天未

嘗不愛斯人於是儲精胚胎以生先生以當一治故其質清而明其氣剛而大其志高而潔其行方而直所學正而精所養深而厚以明天理正人心以繼箕子圜隱之統　大明之季禮義先亾遂至陸沉而不捄天之所以生先生不專為我東方也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固為推而明之無不準的然則尚憲道德事功皆從春秋大義中出來日月不足明泰山不足高天綱地維賴而不隳將使天下萬世取而為法其功其德豈易量哉金集資性端方審密溫雅和粹崇襲家庭而德不踰閑行中規繩仁義在躬而色不伐

思慮明通而辭不専先輩碩儒皆尊仰之自五歲知
讀書作大字言動不妄及長道成德立雖不以師道
自居而遠近莫不從學其在外除施以敎化日與士
子講論經籍以明天理扶世道爲志及當丙子虜至
星夜赴亂未及 行朝賊已塞路遂與同志糾合義
旅將北去勤 王俄而聞媾成入都進慰而退其入
侍 經筵也講明經義因進規戒曰人主一心萬化
之源誠能存養察其所發則人欲退聽天理流行
上曰此堯舜心法予當體念又問治心爲政之要對
曰治心當以敬爲主爲政則貴在誠實矣 上稱善

孝廟由大君升儲貳大官言金集一生沈潛性理
之學使侍 東宮則必有薰陶之益 孝廟嗣位累
被召命上封事論喪禮及時務爲一冊子以進又曰
天下之大本 殿下之一心是也一日之急務振紀
綱是也 上歎服其切實仍 命訓定小學註說及
中庸或問句讀及拜天官 上諭之曰不與之共天
位治天職則非王公之尊賢也朝野相想望筵臣李
泰淵啓言金集一代儒宗願特加優老之典 上卽
命加資當時公議之歸服 眷厚之隆洽庶幾致三
代之盛矣與金尚憲宋時烈共濟至治而賊臣陰泄

國情外喝曰急乃相率而退豈非氣數之使然哉臨
終之日端莊檢束無異平日謂諸生曰知死生之理
而無所動於心吾無愧於古人矣蓋集之學問尤有
盛焉以先正臣李珥爲師先正臣金長生爲父以宋
時烈及先正臣宋浚吉爲弟直尋正脉眞積踐履其
淵源授受海東千古無與倫比是故宋時烈誌其墓
曰先生道尊德盛盎然如春和襲人不怒而威人莫
不敬其學專用心於內故所存益固所履益篤而其
所造詣終至於此最其沒身於禮以終其世者此實
近世諸賢之所不可及吾東道學始於圃隱我國諸

賢開而明之惟吾老先生得文成公嫡傳實所用功先生承其旨訣門路甚正老先生即金長生也文成公即李珥也然則集之道學眞知力行紹古作程後學之依仰實亦無窮矣噫三先正以識天紀人之工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抱經世濟物之才溯伊洛而啓關鍵一誠終始萬機不遺其道德文章節義事功實不下於陞廡諸賢而陞廡諸賢已發揮引重如上所陳寔千載信筆而百世不惑者也恭惟我殿下德合天地明並日月以仁義爲君臣父子之則以禮樂爲風雲鳶魚之用道之齊之鼓之舞之而行

是教於一代之上則其事莫先乎開聖廡而躋大儒亟施崇報之典而以致作興之化也臣等草野微賤雖極顓蒙尙欲尊 聖德於三古明 聖志於千載而薰餘化於崇德尙賢之辰矣千里裹足敢以芻蕘之見仰塵 黈纊之下伏願 聖明特命攸司亟擧先正臣金安國金尙憲金集躋配文廟之禮以盡聖世之曠禮以副多士之顒望斯文幸甚國家幸甚

跋

十一代祖考訥齋先生文簡公年譜後

國家自 中廟世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旣不可

得而保合大和則忠逆邪正之辨尤不可以不明也
正德丙寅天之曆數屬我 中宗大王思得賢良
圖興文治同明蔚起時則我先祖訥齋先生與靜菴
冲菴及一代諸賢闡道明理同寅協恭欲吾君追堯
舜三代其勢不難然靖國之初朴元宗柳順汀成希
顏等不幸投托於草昧疑危之際藉勳竊權急於身
謀脅迫 君父放逐 國母綱常淪斁名分掃蕩朝
廷輸媚畏縮無肯誰何夫如是者乃所謂創業垂統
其施有漸也彌十年乙亥 章敬昇遐國本又有臲
卼之象皇天示警朝野憂懼且半歲於是先生與冲

庵先進讜議請亟復 國母追罪三勳其深謀遠慮
實在乎保護 元子地也此正立紀綱正名分存
宗社之大計寔出於九死不悔之忠赤則直辭正氣
撐柱宇宙兩司長官李沆權敏手等羣起交攻欲置
之死罪大臣鄭文翼公率朝廷救解霜臺直臣有若
靜菴之賢辨別是非盡遞兩司自是廷議角立先生
及冲菴因公論復立朝沆敏手李彥浩金安老等二
並罷出靜菴又請削冒勳七十六人羣情譁然南袞
沈貞洪景舟等亦嘗以見擯於三賢積懷憤憾謂此
時可乘益樹其黨遂嫁己卯禍幾敗 宗邦猶以爲

不足醞釀至乙巳之極尹元衡鄭順朋林百齡李芑等文雖視士類謂己卯餘黨斬伐殆盡世道大變斯文倒地國勢之危將不保朝夕先生從子思菴能世其業勠力誅竄挽回世道主張清議引進賢類其盡國病民之事次第革罷而猶未及於作倡蓋以爲綜核之政非盛世事也大憝雖去餘孽尚存彼徒新進有金孝元以嘗見忤於沈青陽亦睚眦爲東西之號謂思菴西人領袖與許曄強侵之時相亦有以朋黨斥之者栗谷牛溪以思菴之友爲其徒所擠陷仁弘爾瞻輩文紹述元宗等而無毋之論復起噫陰陽淑

慝之消長進退固理也薰蕕氷炭之不可得而保合不亦理乎然人心公議所在本不是刑禍可屈則亦不待百年而定也尤菴以爲 中廟勳臣脅迫 君父不保琴瑟鍾鼓之樂而卒致己卯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然則忠逆邪正之間不啻天壤訖可休矣又一龔弘瞻之徒種種接武而起者何也豈王章有所未伸扶抑或未盡善而然歟 溫陵復位之後大義旣明則元惡當論而彼三兇者尙晏然於從享之列 聖母必不以復位而快於心先生必不以盡節而無憾於忠此公議之所抑鬱 朝家之所未遑

則亦不爲千萬世紀綱之大欠缺耶夫先生雖見斥於當世而國朝是非兩塗之分實始於乙亥一疏然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大法未始不由是而明焉則其有補於當世與萬世顧如何哉至其平生造詣雖非晩生末學所可窺測其宏綱大用則不惟篤行信道自強不息而超然於死生禍福之際又如此此固所謂無間然者也嗚呼先生忠義大節固已載史冊道德文章亦已著遺集當傳之百世特用舍行藏之雖出於諸講者略無襯紀始終履歷歲月次第頗有自相矛盾者其宗旨也亦不無異同於其間不肖嘗

竊懼夫轉傳譌謬久愈爽實識者雖亦微覺其陋而未暇深究其端原也敢不揆檮昧欲辨證於三百年之後誠極僭越亦極難矣平欲免不仁之罪謹考其是非譬正一通編爲年譜一篇註其所自出覽者有以燭其宗旨之得失而亦知吾書之不誣矣萬一考證或有未盡取舍亦有所奪則書籍未備見識不逮也且夫記事之或有重疊者引據之完備也并以待後之君子損益焉 崇禎二百三十七年甲子三月日

菴皐集卷之九

祭文

祭伯父守吾齋先生文

維歲次壬寅七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孤哀子鼎休敢昭告于伯父守吾齋先生之靈天賦淸粹稟質慤實道本性命學究義理出天之孝友鄉黨之所服德備三達隨處著見闡發先業文簡公文忠公之道德有光繼述遺謨佐郞公博士公之淵源不息嗚呼先生初年摳衣三山文席題褒志氣可尙伊後造詣道隆德宏吁嗟文席有傳未睹嗚呼左右親傍三兄弟

主無方之養恨未承佐每當親忌之夕九旬孺慕難
以筋力將事寢席痛哭暮年伯季友愛彌篤怡怡融
融一堂和氣晝宵并床八十年所嗚呼慟哉丙申到
半氣宇憔悴踽凉歲戚久而未復歲在己亥又哭西
河臨訣之際誡以命世且號者三不復傷毁處變有
常可傳可繼嗚呼中歲際遇 正廟濬哲 聖鑑昭
徹期欲範圍家貧親老出莅百里化洽生民一境大
治行并植之斥正自前世而固然歸去來兮志溝壑
聖大行兮親不待嗚呼小子有得於灑掃之間覩德
心醉每薫於定省之際承教感發貪之一字家傳勿

失以之貽謨諄諄申複玩究其義義在言外開仁養廉過欲存理小子雖緣服膺于玆嗚呼先生之於道學體認而得之不爲表襮著於文辭不多諂於日用如右憂道則戒學非之博順非之澤傷時則無可聞之言可見之事卓犖志氣嚴嚴風儀可使懦夫立貪夫廉嗚呼小子不能盡誠於在世之奉有意未遑又不能述志於千古之傳其責可忌山頹梁壞安仰安放歲月不留再期奄迫此痛此冤無窮無既小子於今尤有所感先子見憐伯父慰懷先子歸時承重之孫一子之孤伯父歸時亦猶是也先子終喪廟有埋

遷伯父緦喪又猶是也人間湛樂地下同懷嗚呼易
簀之日小子間醫他鄉返則已矣此慟一痛天地茫
茫每哭筵几悅承謦咳顧瞻杖屨如侍函席以是
依仰聽於無視於無象倒有期此猶將徹嗚呼哀
哉

祭伯氏文

維歲次甲午三月丙寅朔十四日己卯舍弟鼎休謹
以酒果之奠敢昭告于伯氏之靈嗚呼伯兮胡然而
至此皇天將降割于吾家耶鬼神其嫉妬於吾家耶
吾家剝喪一至於此耶嗚呼慟哉惟我伯兮天稟粹

美爰自妙齡發軔正路孝出天性友自天愛少思寡
欲家人信其質實訥言和容朋儕許以仁善率眞好
古而不絕俗臨財思惠後己先人何天之不報兮夫
使伯兮偏毒仁者曰壽孰不信之嗚呼斯言其欺余
哉福善禍淫孰不信之嗚呼斯言亦難諶斯伯兮伯
兮歸不歸歟伯兮伯兮歸歟焉歸雙親在堂白髮垂
淚孰使之然乎二孤遺世髫髦號天孰使之然乎季
也獨存形影相吊踽踽人間觸事傷痛孰使之然乎
哀哀嫂氏曷依曷恃孑孑孤女攀擗號咷嗚呼伯兮
焉往不返返乎何時北堂省定兄弟相奉伯兮伯兮

曷爲而不使余腸摧而肝蝕也耶晩世甚棠兄弟擬
議伯兮伯兮曷爲而不使余氣喪而心傷也耶嗚呼
慟哉憂亦慟之嗚呼哀哉樂亦哀之嗚呼伯兮曷爲
而不使余哀慟而摧裂也耶去年孟春顧謂舍弟曰
二子教導汝其任之又曰子女嫁娶汝其爲之焉有
斯言果驗無違大禍將至兆朕之先見耶神朗氣淸
幾微之自發耶平日相對曰我過汝規汝過我規又
曰人孰無兄弟若我獨有又曰世人皆云兄弟恩衰
因妻因財如吾兄弟有或不免如何斯言只令空設
嗚呼痛哉疇昔之夜夢接依依淡然儀容宛如平昔

欲語無語徜然惘然縈執遊魂有時來往於父母之堂子弟之室耶號天叩地冥冥漠漠日月不留於焉一朞嗟季服除先王制禮孰肇溯盈罔知所云伯兮伯兮胡然於斯有知耶無知耶罔念季兮耶舉觴一痛天地茫茫嗚呼哀哉

祭鄭氏姊文

維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吾姊氏體魄歸窀穸之日也舍弟鼎休病不得奔哭拜訣非惟哀慟之止而有冤憾惻怛之懷生平不得忘者爲文以抒之前二日辛未使子源弘謹具菲薄之奠敢昭

告于姊氏柩前曰嗚呼世間義理不失綱領爲貴在夫人三從是也吾姊氏其庶幾乎日用常行井井不紊鑿鑿中窾古之君子難之於夫人可責備乎歸於姊氏其田地根本素有深識者其動靜云爲槩可逆揣而推度也未可謂人人深識他田地根本如弟也嗚呼于歸幾年事舅姑如何未盡善不順不措也宜家人如何未盡美不和不措也嫁纔十一年不保其琴瑟只有一子二女越三年戊子卒其子亦登而歸寧亦見失於痘疹是豈人理堪當乎嘗語於舍弟曰未亾姊之所以不得亾於君子見背之日有兩難事

一爲七耋父母屢見逆理之傷吾不忍爲此事也一
爲一子保養而不絕乃父之祀事吾不忍爲此事也
吾子今也則亡吾何以生爲父母止之父母哭之父
母之哭胡爲乎於此身重爲之罔極乎吾賦命旣薄
險釁積年又誰懟尤謹當奉敎率養姪子托君子祀
兩女兒無告亦甚韋情姑俟其適人自處之爲如何
也嗚呼弟固知之矣豈弟之力動得其一定之貞烈
乎嗚呼唯吾娣氏可謂不失其大體矣歲庚子歸寧
先妣又謂舍弟曰家兒夙歲祀事有托余之遠死余
日望之然未見廟之新婦辭胎后三日而逝遺我以

赤子曰天卿我收養而調護之慇費心力外而勞筋
骨內而薰心膂殆無一日之身逸而心安也此兒已
五歲矣遽別爲難且彼非其時荏苒于玆矣舍弟以
是而爲自信自慰也孰謂長女宋室又逝於六月初
十日耶先是寄書有以爲吾有疾病經時歷序待化
而不化苦求苦哉孤露舍弟興懷倍蓰多般覓醫圖
所以調治良醫不逢神方莫試惟以陳根腐草决不
可效於起膏肓之疾者日從事焉徒使苦口味損眞
氣浸淫日鑠是雖形骸之難耐而固中情之甘受也
問宋室訃放情號哭閉口絕食遂至於斯則子姪之

侍湯不可以責效親屬之閑御不可以奪志哀我舍弟悲慟呼號亦無可如何乃欲籲之於天而天無如何將責之於人而人無可咎則只恨吾姊氏賦命之不完立憧之苦而已也嗚呼始弟之哭宋室也未哭而先言吾姊氏亦不復見矣旣哭而亟求調病之需且書千譬萬喩之語待翌朝而爲先將欲走伻不謂幽音適於此遽承嗚呼姊氏果不復見是可謂能踐其言者而亦非平日素心定力不欲苟生慽死者如是哉枉舍弟地慟益慟矣在姊氏心安益安矣豈可以姊氏之安而寬弟之慟哉春夏之際切圖一候弟

之六朔一病千古爲憾沉痛之懷悲凉之語弟不忍言言亦無益徒以感姊之心而傷弟之懷耳故皆已之獨世之論人死生者幸不得其當則幽明之間兩有憾焉者誠有所不可已而已也此不可以無弟之一言也其聞之者則以爲夫人偏性溺愛也故從女自盡也其見之者則以爲善疾病之支離哀困窮之焦心因憾而自盡也聞見皆不足以深識吾姊氏者也溺愛故也惟弟知之貧病故也惟弟知之蓋世固有細行小故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唯姊氏之德行謂可以範模

乎內則責其儀文之脊易則未可也而於其大體之
亭當則不可謂無見謂其資質超邁乎等夷則不可
也而女工之乎常者則亦不可謂無備故在家父母
不謂之不孝適人舅姑不謂之不順琴瑟不謂之不
和也天道無知使吾姊氏阨窮而至於斯斯吾姊氏
之內守貞固大節卓犖處人道之變而雍容不迫待
一死之時而素心必從人莫得而窺測者也豈非夫
徑情而直行者處變則如墮深坑臨死則不顧父母
舅姑若子者哉然則愛敬也未也病故也未也乃所
以從夫立慬之道其如是夫惟弟知之其孰知之所

以畧述於抒哀之文嗚呼痛哉弟不得煮粥兒輩不得頻候雖以常情言之痛割之極矣矧於姊氏若何而不爲終身不忘底憾恻也耶悠悠蒼天此恨曷極姊氏泉下亦或以此而爲恨也耶弟本禀薄疾病相守未可以筋力伸情自計餘日又不能甚多縱使支持得至於古來所稀之壽從今去彼不過數十餘年矣入地之日當盡敍之也嗚呼痛哉

祭三好齋鄭公文

維 崇禎歲次四甲午十一月壬戌朔二十一日壬午三好齋鄭公服制再周邃几將撤姻弟朴鼎休感疇

昔之源源悲一往之悠悠日月忽其寖疎情惻惻兮不休乃於未終喪二十日癸未謹以隻雞單盃爲文昭告于靈几之前曰嗚呼惟靈性度溫和氣宇淸秀鳳儀鸞翔玉色蘭臭廉潔其操耿介所懷切切偲偲善於朋儕博通經籍不事近圖名稱士林爲世碩儒冬掩縕褐夏渴瓢簞而不戚戚忽忘飢寒一案四十不息之工詩成于軸其步健雄路阻雲梯孤負所望大筆何題白玉樓上嗚呼昔我妙齡忝爾東床非但親愛道以相將奉拜之夕談笑平平雖冬之夜不覺雞鳴東西槐園後先是警如弟如兄如形如影溪山

杖屨泉石琴書期以晚歲共翺翔且息影之釣月波
之舵沿洄來往無適不可有酒醴我無酒沽我滄浪
之水兮淸濁濯我此計未遂而遽至斯雖命矣夫我
心則悲嗚呼壬午之冬同案之初多聞于公無隱乎
予丙戌之夏同硯諄諄凡有書箴不慳其珍至誠欵
悅舊而益新其樂之極無或見嚬公之愛我乃若至
此我之懷公獨於此止壬辰以前每瞻東雲停雲靄
靄一念之勤有便有書忪手怡顔今焉來使元不相
關金玉其音何處得聞蕭蕭冬月獨照孤墳嗚呼古
之文章如公者幾大鵬尙鯤孤芳寄卉賢而不遇自

古或然世道窮耶雖謂者天遺物猜耶時乖命舛曷惡曷訴泉下獨善嗚呼承家一孤呱呱何恃資甚英妙繈褓可將知乎不知漠漠冥冥從此以往永訣興型早隕一慟不禁涕盈精爽不隔照余中誠嗚呼哀哉

墓碣

孝子公墓碣 庚申五月

吾先祖孝子公事親有至行自小少定省溫凊之節恒無少懈忘物之奢靡不用極癸巳夏侍親癠晝夜揮箑掌握胼胝或至成瘡弃糞必嘗以驗其差歡樂

餌調煎鋌甚汙濊之物必躬撿口試而後進處士公
極加奇愛曰汝遇余病汝兄亦病汝以童稚累朔救
療一心洞屬荷非出於天性之純不能若田地奴婢
特爲別給以表父母之心丁酉秋處士公疾又革割
指進血及遭艱號擗幾絶廬墓三年公之夫人亦與
同心事姑孝愛懃無方母夫人亦謂之孝婦用處士
公故事因民別給壬寅秋母夫人患背疽醫藥罔功
公吮舐不掇竟不起涘終守墓一如前喪式禮罔愆
乙巳春伯氏外內又喪逝撫養其遺孤恩義備至
於衣服飮食視己出常有加晨謁于廟朔祭惟謹不

事舉子業教誨子姪皆有文行之成就御史趙公相
愚高其義特 啓聞鄉人又以載邑誌乙卯公與同
志斥羅締羅積等醜正之疏蓋昔己亥 孝廟上賓
莊烈王后既服 昭顯長子三年兩宋先生議以
爲朞年據大明律也尹鑴以斯文亂賊日夜睢盱乃
與許穆尹善道等倡爲卑主貳宗之說嘗傾陷兩先
生甲寅 仁宣王后上賓 顯廟以禮官之服制致
誤終至詰責蓋原於己亥禮論也彼徒修隙俱發百
端構揑 天怒益加黨魁許積從中讒譏於是羣憾
媢起邪說鴟張逆投凶疏削黜尤菴 肅廟嗣服又

以加律之論幷及於同春役徒叟相慫慂挑禍益急
綾城洪天紀投進悖疏也一路廓然錦城羅璋羅積
等附麗猖狂方織構凶疏大焰彌天公與從弟綸三
從兄礪及宗族四五員同七梅堂金潛安村朴光後
等聲討樟積通諭太學亟施攻罰使之自沮又治伸
辨疏卜日將上時鑴與趙嗣基南天澤等請移尤菴
於遠惡地栫棘告　廟之議方張方伯權大載州牧
朴與文乘勢助虐七梅公五六人首被囚械酷被拷
掠至或因致死囚疏遂未徹然尤翁撰安村墓文述
到此事比之銀山鐵壁豈專美安村者哉茲事見漏

於宋子年譜後人之責也嗚呼相士以居今夫不一試而逸其美責良農以不能穡也世之不孝于親不悌于兄娟賢而戕善者聞公之風庶乎其開發然則雖不得需於世而純有一切功業其實德實行自修之懿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公諱歐字士潤朴氏始於新羅沙伐君諱彥昌而自高麗副正諱英簪組蟬聯凡十傳而當我　中廟朝有諱祥己卯名賢正學讜議爲世所推號訥齋即公之六世祖也再傳而縣令諱希壽壬辰倡義扈　駕龍灣錄原從勳號悔軒諱瑄　勸武奉事諱時英蚤歿諱思遠丙子舉義到

清州聞和成而歸遂絕意時事世以處士稱寔公高
曾祖考也妣長澤高氏傳弼女霞川公雲五代孫公
以 崇禎丁丑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光州所旨面素
村 肅廟甲子五月二日卒葬于芳荷洞面龍頭山
先塋側坐艮之原二配合封娶寧越辛氏參奉應
純子興孝之女又娶利川徐氏參奉鳳齡之女擧四
男再茂再彬辛氏出再觀再謙徐氏出再茂娶同樞
李文蕙孫生員嘉植之女生二男一女再彬娶四繑堂
柳浚孫尙翬之女生二女男命東師東命東系伯從
祖世父再起後女適李集白尙鳳柳薳再彬娶弼善

洪鍾韻子瑞禹之女生四男一女男敏東緻東聖東
萬東萬東亦爲再起後依兄以爲后也女適林挺蕙
再覲娶李南紀之女生二男一女男弼東鎭東系季
父後女適吳孝源再謙娶愼慶億之女生四女適南
彥遇奇宗昌金東佐金重烈命東系男聚女林經憲
師東男燧蚤歿女鄭楷敦寧都正鍫男孝德縣監孝
復有至性孝順系從祖叔父燧後卽鼎休之先考也
此下多不盡錄嗚呼竭力以事父母大本立矣緟衣
之　啓邑誌之載正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扶正
論斥邪說賢賢之心不啻口出禍福莫之奪則尤翁

一言亦足爲援證也以若積誠累義受祿宜厚而終不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豈惟子孫之恨也鼎休家世屢夭先績寥寥然收拾遺謨乃先人之志也雖一言一行隨得隨錄欲使後承世世有所考信而觀法焉

行狀

九代祖考通訓大夫行咸悅縣令全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府君行狀

公諱希壽字德老號悔軒我朴盖祖新羅而沙伐君諱彦昌後貫忠州（初封尚州）在麗有副正諱英沙伐與副

正之間世遠不可得而詳矣自副正傳檢校神虎衛大將軍諱臣三司右使諱元崇僉議評理諱得升判院事諱德麟贈崇祿大夫民部尚書一云大匡輔衛無贈字諱之諴匡靖大夫知都僉議司事諱世梁至中散大夫民部議郎諱光理三爲開城小尹以清直名爲監察糾正典理總郎爲小尹正斷權臣林堅味目奪之訟本朝 贈掌隷院判決事初贈司僕寺正是生諱蘊於公爲高祖歷官宜川殷山郡事贈吏曹判書自松京徙居懷德妣固寧吳氏佐郎洽女曾祖諱智興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又遷光州隱鳳凰山時權吉昌學以嘗同學器公屢徵不應妣羅州鄭氏

[監司耕女 無育而卒]贈貞敬夫人桂城徐氏[生員宗夏女]有婦德
壼政蕭穆生三子諱禎祥祐皆以文章道德見稱於
世長成均生員篤學力行佔畢先生金宗直禮重之
季漢城左尹錄淸白　贈領相號六峯諱載碣銘[石川
林億齡撰]仲郎公王考弘文館應教陞通政　贈吏曹判
書謚文簡學者尊之曰訥齋先生直道淸節惟以保
社稷安　國家爲事　中廟朝　章敬王后誕　元
子[仁宗]而上賓坤位久虛時朴嬪生福城君嵋而寵冠
後宮覬覦非分先生與冲菴先生金淨議曰　元子
在襁褓而朴氏寵傾若遂　成廟朝故例陞後宮爲

正妃燕山母后及慈順王后皆以後宮爲后則難爲 元子地莫如復
立 愼氏俾無故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以
全舊恩而妨側位之窺也遂合辭抗疏乙亥二月章敬王后誕
元子七日而薨時諸後宮二洪氏皆有子朴淑儀有子曰嵋年最長爵福城朴爲敬嬪寵冠後宮覬覦
非分朝野疑懼者且半歲也七月上以災異求言八月先生上疏先論朴元宗柳順
汀成希顔脅廢 國母之罪實防禍於未然而安
國本之計也後十七年壬辰朴嬪母子果咀呪東宮皆賜死 大司諫李荇
大司憲權敏手詆以爲邪論請拿推事機不測 上
命政府六曹弘文館議啓領相及副提學緊啓不
允左相鄭光弼率朝廷救解靜菴先生趙光祖力斥

兩司之非又啓曰朴祥金淨之疏是正論議者欲置
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所籍口者也士林之禍根潛
伏於此吏判安塘啓曰大臣六卿侍從之臣擧請勿
罪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之可謂公論乎長城守
儼等崇善正瀓詩山正正淑江寧副正祺聯章請勿罪應教李彦浩諂
付權李直提學金安老發兩是之論自是廷議苟立
是非相奪攻擊益甚遂爲己卯之禍然其翼　冲保
社正名立紀之功萬世有賴大義復明於世餘孽未
殄凶謀至於乙巳而極矣仁廟因喫飯受毒旋雖知之不忍彰著而昇遐
先生從子思菴先生文忠公諱淳嘗慨然嘆曰劾冀

誅憲挽回世道吾責爾以應教定林百齡謚仁廟自在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譖間兩宮交欲生禍及甲辰十一月卽位日開飛語于慈殿令上不得自安人皆切齒乙巳七月明廟嗣位元衡與林百齡鄭順朋許磁李芑等搆刈士流告廟錄勳百齡不得美謚則大禍將復作故館中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定曰以昭元衡暗慝欲鞫治上只命罷黜長諫院論李樑等李戡尹百源劾宋麒壽黜元衡併沈通源逆之貽文衡議文昭殿祔禮盖仁廟乃文簡公之所保翼而李芑以文定之意爲未踰年之君祔延恩殿公論之尤痛切明廟躋祔之日並陞原廟公之論大臣沮格金鎧欲陷公及諸賢以爲今日士習已成己卯云云盖欲紹述袞貞餘論也鄭松江面作鎧涕泣三司論鎧削奪時公爲善流宗主退溪先生李滉栗谷先

生李珥一隊諸賢力推旁招同寅協恭休明我大邦
文簡公妣　贈貞夫人晉陽柳氏左贊成宗漢女生
二子河東鄭氏河原君守忠孫女生一子長子諱敏
齊金海府使仲諱敏中享年三十二成均進士時稱一家
六文章之一也學問行誼詳載碣銘漆溪金彥琚撰季諱敏
古繕工監監役仲季皆蚤世府使公娶昌寧成氏進
士士福女以　嘉靖庚子生公於本州鳳凰山下芳
荷洞里第出爲仲父後公蚤襲家庭之學文章夙成
文忠公嘗稱詡曰昌吾家者必此兒也幼從懷齋朴
先生光玉受業晩又服膺霽峯高先生敬命二先生

旨期待丁丑以蔭除　厚陵叅奉[缺]奉事等職皆自
以學業未就不起壬辰四月十三日日本關伯平秀吉
大擧入寇以輝元清正行長諸酋爲將衆號六十萬
五月一日乘輿播越宗社危迫朝夕公奮然以爲　君
父蒙塵義不可以僧鈍自守遂謀於懷齋與之往見
本州牧丁允祐曰賊兵未及踰嶺急此時控扼要害
則進可以阻漢水退可以遏嶺路令巡察方在羅州
公宜急往見力陳事機一邊提勁銳直赴京師一邊
董勅州郡以嚴防禦不使賊鋒鼓擣虛直上丁公然
之卽日馳詣言之甚力巡察李洸漠然不以爲慮丁

公慨然而還於是一道人情莫不扼擘憤惋公乃與
懷齋霽峯及再從兄大壽再從姪前監察之孝進士
柳思敬朴宗挺諸公倡率鄉人設義兵廳于本州推
霽峯爲左道大將出家僮六十四名糧餉八十石募
兵千餘人送赴霽峯幕北向推懷齋爲盟主同留在
本州糾合餘兵爲保守根本又與從姊壻海狂宋濟
民倡起一路同志之士推前府使健齋金千鎰爲右
道大將濟民爲之從事與湖西左右義將前都事重
峯趙憲前察訪朴春茂聲勢相應爲控制兩湖之計
公之四從姪士振與其從孫力士光烈亦赴於重峯

幕四營綢繆約同濟難特洸握兵恬嬉終無勤 王
之意但以沮撓義兵爲事及至徵兵乃發師到公州
屯住聞京城失守卽令軍中曰已無及矣其各罷陣
軍情洶懼諸參佐與郡邑守宰皆爭之不得於是諸
陣稍稍鮮散慢罵盈路衆皆閧然相傳曰巡察擧措
可怪可怕云賊放兵四刼 行都徵兵日又甚急而
郡縣兵之先散者旋招旋潰部曲莫整洸猶益遲回
不欲進兵羣下營鎭亦爲其形禁勢格憮歛手蒼黃
公憂憤不自勝以爲莫非王臣洸以方面之任鞠旅
勤 王義當一路先而告急之報纔下方進之師遽

退只令軍容失紀義士喪膽觀其始終情迹實未知其意所在杖劒攘袂而起即馳往錦江與光州新牧使權慄及其叅謀官大壽靑巖察訪姜弘壽等詣洸責之曰宗社灰燼 鑾輿播遷爲臣子者所當挺身赴難與賊俱死職耳公之罷兵果何爲也大壽按劒而前瞪目睨視洸仍數逗遛不忠之罪洸大慚懼流涕曰吾未之思耳又謂吾不畏死只畏朴某兄弟遂與防禦使郭嶸率四萬兵分道北上(洸從林川嶸從公州行)俱會于稷山慶尙巡察使金睟忠淸巡察使尹國馨亦以其衆將進軍水原洸令嶸先擊龍仁賊權慄時以

中衛將闞嶸軍固止之曰賊已據險猝難仰攻當伺
釁俱發洸不聽促令先鋒將白光彥助防將李之詩
輕接光彥之詩皆敗死諸軍望風奔潰洸先以身逃
遁公復與權公還本州爲再舉計先是健齋以書申
勉懷齋曰一以赴戰一以留鎭無非爲國也而根本
一撓事將不測吾輩用兵利鈍權任足下矣至是權
公復圖赴戰移檄召募而自洸罷陣之後人心崩潰
無一應響者丞郎同懷齋謀聚州內子弟五百餘人
曉諭旁郡又得精銳數千權公以之出師直向嶺南
界時嶺賊益盛乃進據梨峙用遏其奔衝七月大破

賊兵於嶺上自是賊不敢復窺於湖南數年之間湖南爲國保障東西供軍餉兵機未嘗乏絶是月也二十日自 行朝特除公漢城府叅軍越二日又除司圃署司圃兼軍器寺主簿 恩命纍至公尤慷慨遍諭於同盟之義士申之以戮力王事時賊兵彌滿猖獗 行宮隔絶道路莫通懷齎乃會諸子而告之曰將無調習之甲兵無親信之志卒以衆合將以位充行伍部伍都無倫理若是者可以制賊乎今吾急欲條奏兵家得失二三子誰爲使公請使遂奉疏行且收左右道諸義兵狀奏表檄匹馬白衣水陸間道

間闕於干戈克斥千里之外直達于　行都龍灣謁見
楊前上問曰此何人冒危涉險而見我耶白沙相
公李恒福權慄女婿對曰先儒臣朴祥之孫　上感歎曰
若非爾祖之孫豈能若此公奉疏歷陳湖南擧義
顚末旣又備言洸久竊兵柄無尺寸之勞貪饕刻剝
爲　國家斂士卒之怨忌嫉義士沮撓其事幾在龍
仁身爲主將頓然不爲與賊接刃之擧但迫令生受
殘慕白光彦諸人率易交鋒卒僨大軍而身先逃走
且錦山之敗非惟不肯添一軍助戰託以共守請義
兵將高敬命回軍止防禦使郭嶸不進二將皆不從

直馳錦山敬命督戰二日所謂官軍防禦軍望風先潰獨使義兵無後援敬命父子竟殉節洸罪可斬而今湖南兵權皆在洸之掌握不臣之形已具本道監司若自 行宮除送則時日且晚恐不及事本州牧權慄膽略氣義非直爲一面捍禦可以與共國事朝廷偉之陞權慄爲巡察使翌年二月又有幸州之捷拜朴光玉爲羅州牧使陞公爲形曹佐郎(郎九月十六日)洸伏罪 贈高敬命禮曹判書 上嘉其忠壯其節且有進用之意又賜武科第錄原從勳亂稍定出爲咸悅縣令此後事績及其遺稿幷失之矣癸亥十

月二十六日卒葬于州西所吉面金鳳山北麓甲坐

之原配廣州李氏 贈淑人判官秀莞女監司世貞

孫也墓與公同封子男二人瑄甲午 勸武奉事亂

已不復出仕蚤世璐本生家伯氏諱仁壽子之女一

人適柳瀼進士側出男瑱奉事男時英蚤世享年三十五

時遇未冠而夭女奇昌獻李遵徵不起璐男成立與

立女李廷球金璩進士瑱男成吉時烜時雄女金景

生吳希麟高必貞申漢桂時英男思遠享年四十八丙子

與舅氏九峯曺焜同淸江曺守誠倡義丁丑 下城

杜門自靖世號大明處士思道思遐享年三十二文科承

文院正字通望薇垣皆蚤世息逈女吳以奎都事翰林

希道子興立男以元系伯父後女崔濵特烇男恩進思

遇時雄男思恭思儉女南矜徐國良恩遠男礎享年三十

二歐享年四十八孝行卓異皆蚤世女奇炯息道男磊正

字男晶森有文行思迥男碖成均生員有文行磷女

李緒以元男礪礎男再起女高應奎李漢鼎李松龜

側出男再輔礅男再茂再彬再觀再謙磊男再昌女

李漢喆晶女金錫龜側出男再良女崔九徵森男再

顯系伯父後女吳大延申思齊生員男再和女吳時

伯磷男再郁再慶女宋演礪男再鳴再大女尹周吉

梁夏龍再起女柳泰暹白守琛再茂男命東系伯從
祖世父再起後師東享年四十八皆蚤世女李集白尚鳳
柳藻再彬男敏東顯東聖東萬東又爲伯從祖世父
再起後女林挺薰再觀男爾東鎮東系季父後文昊
孝源再謙女南彥遇奇宗昌金東佐金重烈再顯男
贊東徽東夫文李宗胄韓道彥權衡再和男貞東再
都女金台彥鄭宅琛再慶男奎東系伯父後守東五
東夫女李德復李采圭再鳴男亨東　順陵直長台
東系季父後女柳文漢金命夔黃致中命東女林經
憲萬東側出男燿師東男燧女鄭精敦李都正顯東

男焞系伯父後燽系叔父后女金維國曹鳳周側出男燁承嫡烈熺熏女裴漢國弼東女鄭泰斌鎮東男熉贇東男燮爕系伯高祖世父命東后貞東男烇系伯高祖叔父萬東後烜燀女李玄圭奎東男熙女任相說李鼓謨李寅尚守東男儉勳熹謙烝側出男燃廉直長男璜熺女元正燮台東男燦女金致光鄭良漢都事金碩襲男孝德新昌縣監孝復性至孝孝碩系從祖叔父燧後命鼎休先考也女金鉉基璜男孝源女金鎔縣監男琮休成均進士孝源男寅休陰竹縣監此後孫支雖不能趾羨多不能盡紀嗚呼公自

以名家模範登屈節於師友爵　命及門深自貶遜
不應盖將求其伸也然始也文簡公力護善人而終
身被斥文忠公領袖諸賢而屢見擯擠勁直之氣自
有遺風則其或戒及於此而無意仕進歛抑亦視世
俗之紛競而若將浼焉歟其或不欲為小成者歟竊
惟　國家承平數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
　明廟以來公卿大臣荷　國寵榮殊異　恩渥又
有非前日比者一朝賊兵乘勝長驅國勢板蕩使
君父播遷于一隅孤城僻陋之地而按臣退縮武將
不前一時貴臣山遁海竄各私其家恬然相視乃無

幾人肯奔走危　駕者公以草野韋布平日未嘗沾
一命之榮又無州鎮城守之責顧乃不有軀命先
聲倡應糾合義士不避強禦而直斥擬其者之罪以
若不測之亂旌旗相望鼓角相聞之時出萬死不恤
之氣絶遠履險危　駕行宮是豈擇錄之迎也盖亦
有得於文簡文忠之心法矣公雖無率師轉戰之勞
內而議于宗戚外而謀諸師友約以同死排布諸營
左右爲翼首尾相恤奔諭南北鼓發風動士氣增倍
忠臣烈夫多出於約誓之中　國家之保有湖南豈
惟奏捷獻馘殞身殉　國而後能專其美乎盖其忠

義大節始終懍然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未或過之
公不曾一以爲功 榻前所陳只誅頑褒忠舉賢讓
能不欲 國家遂以目前小捷爲安而必期有以致
紀律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而遂欺誣當世以至於詭秘而病俗者蓋
萬萬不侔矣尚未蒙褒嘉之典又於諸家記績出世
文字載以武人某者居多而至或有募遣武人朴某
遣于 行宮今考其年月發晏官秩先後事在武科
前亂後文字輩未可盡信也其亦後人急於私情而
謂十目可掩易賓主倒冠履而不知後世之有辯歟

蓋偶未之審也重可慨也嗚呼神州之恢復由於湖
南之保障湖南之保障由於諸義兵之起諸義兵之
起由於高霽峯朴懷齋之首事也如使賊鋒先及於
湖南則權元帥慄幸州之役李統制舜臣(以湖南左水使直向
玉浦勝戰)閑山之戰其資糧器械將何以取辦而能成奏
捷之功乎且權公之起兵於光山陞遷爲巡察豈無
指揮兵人乎世徒知兩臣之有殊勳偉績而不知霽
峯懷齋之爲張本徒知霽峯懷齋之張本而不知公
之奮忠竭誠仗義協謀本之生三事一之義而有似
乎孔子之亂齊存魯亦有資於子貢之說也豈不惜

我大壽爲權公幕賓多所規畫之孝權知南平大破
玄藉兵於砥石江上斬首三百餘級奪還被虜本國
男女一百五十二口士振於淸州之戰有先登破賊
之勞至於錦山與重峯同殉皆一門忠節而惟士振
贈表嗚呼不肖孫鼎休追考先績公之子孫六七
世矣文簡公以下大勳業卓德行流播傳繼不可掩
泯之績不止四五數一未逞周及於立言之君子而
記述之鼎休乃大懼愈久而愈沒沒放失也將無以
詔諸來裔且維先祖莫不有美焉則論譔其德功納
之幽堂顯揚其聲烈以著後世近古之道而公之勳

勞已登於勳府公之聲績已列於野史公之官階正三品準格又當立碑七尺五寸盖用天祿辟邪趺龜刻辭頌之以表于神道然咼休生於數百載之下耳目昕未逮家世相傳之說不爲不多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用敢節取其鄉里世家出處行實若干于諸家集中如右將請銘于當世大人以備徵闡之資詞若繁而不敢殺者盖亦有待於筆削也伏惟垂聽而擇焉謹狀 崇禎紀元後三丙辰三月日

五代祖考孝子府君行狀

公諱徽字士潤姓朴氏忠州人新羅八大君第二諱

彥昌之裔也譜自高麗副正諱英蟬聯相繼七世而
有諱光理三為開城小尹正斷權臣林堅味冒奪其
族林簪田民之訟世以清直名我　朝贈掌隷院判
決事是生諱蘇殷山郡事　贈吏曹判書自松京徙
居比豊是生諱智興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
又遷于光山粲宮鳳凰山下孫諱沖濬權擘嘗與公
同遊學素偉其器及相　光陵屢以書起公公不能
公長子諱禎成均生員力學篤行佔畢先生金宗直
按湖南也一見禮之曰眞顏淵器李子諱祐漢城左
尹鎰清白　贈領相號六峰備載碣銘石川林億齡撰仲子

諱祥道德文章爲百世師範先儒稱之曰訥齋先生
中廟朝 章敬王后誕 元子（仁宗）而上賓坤位久虛
時朴嬪生福城君嵋而寵冠後宮覬覦非分先生與
冲菴先生金淨議曰 元子在襁褓而朴氏寵傾若
遵 成廟朝故例陞後宮爲正妃（燕山母后及慈順王后皆以後宮爲正妃）則難爲 元子地莫如復立 愼氏伸無故廢
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
窺也遂合辭抗疏（國朝記事）先言配匹之重且論三勳（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督廢 國母之罪實防禍於未然而安
國本保社稷之計也大司諫李荇大司憲權敏手倡

言以爲邪論請拿推事機不測 上命政府六曹弘
文館議啓領相柳洵副提學盧謹思皆屢啓不可罪
不 允左相鄭光弼率朝廷救解吏判安塘力斥臺
諫之非靜菴先生趙光祖論遞兩司又啓曰朴祥金
淨之疏亦是正論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
所籍口者也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長城守儀等崇善
正藏詩山正正校江守副正祺聯章請勿罪應教李彥浩諂附權李
直提學金安老發兩是之論自是廷議角立互相攻
擊遂爲己卯之禍朕其翼 冲保社立紀明倫之功
萬世有賴餘孽未艾凶謀至於乙巳之極仁廟因喫飯受毒旋

雖知之不忍彰著而昇遐先生從子思庵文忠公諱淳嘗慨然嘆曰劾冀誅憲吾責爾議定林百齡諡劾宋麒壽乃論黜元衡并沈通源逝之李芑等承順　文定王后意以　仁廟為未踰年之君不祔　文昭殿而祔延恩殿蓋　仁廟卽文簡公之所保翼而又有今日之擧公論之尤極痛切為大臣沮格判書金鎧亦以為今日士習已成己卯蓋欲經述衰貞餘論也與松江面斥三司論削後因　明廟躋祔之日金陞原廟公以明體適用之學悉擧並世賢德俊乂之士以致休明之化碑銘詳矣九卷撰　文簡公配晉陽柳氏左贊成宗漢女生二男繼配河東鄭氏河原君守忠孫女生一男生三子金海府使諱敏齊

成均進士諱敏中享年三十二繕工監役諱斂古仲季皆

登世進士公世所稱一家六文章之一也文載東文

選及訥齋集中行著碣銘漆溪金彥琚撰以兄之第二子諱

希壽爲之子陰厚陵參奉至咸悅縣令壬辰倡義

又邕[illegible]龍灣錄原從勳於公爲高祖配廣州李氏

監司世貞子判官秀莞之女諱瑄甲午勸武奉事

亂已不復出仕配光州鄭氏監司萬鍾子承旨淹之

女諱時英享年三十五配昌寧曺氏恭僖公恰五代孫郡

守景中之孫女諱恩遠享年四十八丙子與母黨監役曺

焜參奉守誠妻黨參奉高傅立傅斂及別提申潩進

士朴忠挺柳東煥等擧義到淸州聞媾成而歸遂秉
義自靖絕意外事世以大明處士稱寔公曾祖祖考
而皆蚤世妣長澤高氏乙卯名賢霞川公雲玄孫傳
彌之女 崇禎十年丁丑三月二十三日生公於光
州所旨面素村里 肅廟十年甲子五月二日卒壽
四十八公性孝自齠齔定省溫凊之節不後於長者
稍長志物之養無所不用其極癸巳夏處士公沈疾
公晝夜揮箑掌握胼胝或至成瘡猶不知痛苦每糞
必嘗以驗其吉凶凡百藥餌雖味臭醜惡腥羶汙穢
亦躬撿口試而後進七閱月而復膳處士公爲文以

別給曰汝年尚幼不辭人事之皃猝遇父病汝兄亦病獨當救療一心無他觀其累朔侍湯不一時少懈苟非出於天性之純不能矣前頭誠孝全一之人可卜於今日田地奴婢別爲許給以表父母之心丁酉秋處士公疾又革劉指進血及丁憂號擗幾絶廬墓三年廬有棲鳩之異人以爲至誠之感庚子四月母夫人別給文有曰家翁下世之後汝身艱難鞠養今纔成昏汝妻極爲粹美承奉我與汝無異不勝感嘆之心謹體家翁生時之意田民別給而奴洪伊乃翁家承重奴也任意析出極爲未安汝侍墓時率去同

苦者汝兄欲給余意與同特爲許給壬寅秋母夫人
患背疽醫藥罔功公吮舐去汁日以爲常及不起送
終如制哀毁廬墓之儀一如前喪乙巳春又遭伯氏
外內喪零丁孤苦常戚戚無樂意撫養兄之遺孤恩
義兼至衣服飲食視己子輒有加每月朔望焚香謁
廟不事舉子業日以教誨子姪爲課成就才藝皆有
文行御史趙公相愚高其行義特啓 聞鄉人亦以
載邑誌乙卯夏與同志痛斥羅樟羅積等醜正之疏
蓋在昔己亥 孝廟上賓 莊烈王后旣服 昭顯
長子三年至是尤菴同春兩宋先生議以爲期年據

大明律也尹鑴以斯文亂賊日夜睢盱乃與許穆尹善道等倡爲卑主貳宗之說常傾陷兩先生甲寅春仁宣王后上賓 顯廟以禮官之服制致誤（莊烈王后不爲長子婦服始爲期年改爲大功）終至詰責蓋原於己亥禮論也彼徒修郄俱發百端構捏 天怒益加國舅金佑明富疑其隧道之被劾受指於尤庵黨與許積後先譏於是邪說鴟張搴幟蝟起迭投凶疏削黜尤菴 肅廟嗣服又以加律之論幷及於同春叟相繼濾挑發禍機綾城洪天紀投進悖疏也一路靡然錦城羅碑羅積等附麗猖狂方繼構凶疏火熖彌天公與從弟倫

三從氏礪及宗族四五員同七梅堂金涪安村朴光後懶翁柳益瑞叅奉朴光五柳應壽等聲討黼績通諭太學欲施攻罰使之自沮又治伸辨疏卜日將上時礪與趙嗣基南天澤等請移尤菴於遠惡地始定熊川旋移長鬐安置椊𣖢告廟之議方張方伯權大載州牧朴興文乘時助虐七梅公五六人首被收械酷受拷掠至或因致死囚疏遂未徹然諸公各有行錄多出於諸賢集中而最是尤庵撰安村墓文述到此事比之銀山鐵壁豈俾安村專美者哉尤菴宗孫欽書以見漏於宋子年譜嘗慨然序其事而識之公之墓本州

芳荷洞面龍頭山先塋側負艮之原二配合封焉前
配寧越辛氏其考興孝祖參奉號省齋應純有高行
曾祖　贈參議永吉外祖縣監柳亭進繼配利川徐
氏其考參奉鳳齡祖進士晉明丙子舉義曾祖玩外
祖通德郎綸辛氏孝謹端詳佐公事姑於喪禍之餘
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姑常以孝婦稱四男子再茂
再彬辛氏出再觀再謙徐氏出再茂娶同樞李文蘊
孫生員嘉植之女生二男命東系伯從祖世父再起
後師東皆蚤世一女適李集再娶四孺堂柳浚孫尚
暈之女生二女適白尚鳳柳藎再彬娶鄭善洪鍾韻

子瑞禹之女生四男敏東顯東聖東萬東又爲伯從
祖世父孝起後一女適林挺薰再娶李南紀之女
生二男弼東鎭東系季父後一女適吳孝源再謙娶
愼慶億之女生四女適南彥遇奇宗昌金東佐金重
烈系男鎭東命東系男毅文林經憲鄭東男燧發世
女鄭精敦寧都正敏東系男焞顯東男焞系伯父後
燽系叔父後女金維國曹鳳周側出男爗承嫡烈熺
燻女裵漢國聖東系男燖萬東系男烇側出男燿烇
男孝學鳌世弼東女鄭泰斌鎭東男熉毅男孝德縣
監孝復性至孝孝碩系從祖叔父燧後不肖之先考

也玄來以下始稍蕃衍不可盡記嗚呼 國朝累百年教化休明人興孝悌家誦程朱卓行異績相尚以廸出等夷茲固美矣然孝是天性無不知愛其親而其有始終本末之全者蓋亦鮮也扇枕嘗糞刲指吮疽廬墓等類古之君子亦謂之難有一於此必著之籍而詔諸後況兼有此五難而顧令不比之卓異相視爲平常者何蓋其家讓有異人地不同知其所當爲而爲者比之平常不知其所當爲而爲者比之卓異於是乎比事而觀之觸類而長之彼平常者亦不爲不多於卓異矣平常之中又有有本底假做底之

異其慤謹於庸德庸行而能善始善終者苟非有本原之可能歟親親尊賢其歸一件何莫非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也知或未到講亦不熟則尊賢之於親親已不啻一以看之親疎害之禍福奪之是豈可人責其備也噫彼甲乙之禍天其欲喪斯文者歟賊鑄亂眞同惡寔繁衆陰蔽扃天日莫照一月之內慘舒不齊言出於毒正則獎與刃援之不暇專汝于闕邪則搖搦竄逐之無遺以故雖出入尤翁之門而年深契舊者有或幻心革面陽斥而陰扶陰斥而陽扶或中塗而改路或過門而掉臂者指不可悉數公挺

然與諸君子齊聲扶闢以折宵人之凶謀豈亦無所
受而然歟第未知公於尤翁其觀感何如而尤翁乃
東方夫子也斯文宗仰未有久近淺深之異况處士
公之尊攘大義夙有家風則亦有與尤翁同一義諦
者也此其所以親疎禍福不能撓其心而善善惡惡
必得其正者也孝爲百行之源亦不信然乎盖公幼
而能孝壯而彌篤父母曰天性之孝爲文而賞之鄉
黨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載誌而美之繡衣感其行
而褒 啓時亦偉求尚寥寥未蒙 旌表之償傷如之
何不肖孫鼎休追考先懿中心感愴百年如一日將

以請幽堂之銘於大德君子傳之後承以爲祖述之資如曰徵而不足顯其不幾乎官以滅德歟程子曰一髭髮不似則便是別人容貌尙然況於德業乎今以子孫而狀其祖尤極戰兢不敢肆其筆於世系之遠徵乃有違於常例者盖亦有以先世之遺墨貽謨率多未遑也至若德業雖一言一行其來已久則沒之可惜云爾 崇禎後三己未三月日

水村金公行狀

公諱擢鳴字缺號水村光州人監務公諱專爲始七傳至楓巖公諱德普公其五代孫也楓巖伯氏持平

公諱德弘壬辰倭亂參謀高霽峯幕殉錦山仲氏忠
莊公諱德齡稱　主辱兄亡癸巳舉義起義威振倭
寇爲忌克者所中死於獄東土之爲國家仇倭者至
今悵恨楓巖痛二兒之非命遺落世事　仁祖初除
寢郎贅出膺　命以避嫌別提察訪不赴以自守丁
卯姜奴之亂公病且死矣裁書安牛山極勉勸　王
其思孝大節蓋難兄弟也嘗遊於鄭松江高霽峯門
皆期以遠到後　贈執義配享義烈祠北軒金公春
澤所撰行錄後叙欽公最甚所撰行狀詳矣是生諱
璩進士號楓溪於公高祖楓巖悶其仲氏之無嗣命

使奉祀曾祖諱慶輝號白灘是生諱守仁守信守溫
守讓 正廟朝以守信主祀忠壯盖㨿成文忠三問金
倡義千鎰旁孫立祀己例也蔭別檢號梨村是生諱榮
晋寔公祖考考也妣廣州李氏萬馨女生二男二女
繼妣幸州奇氏幸原君守獻玄孫廷宙女生四男二
女公於兄弟居四也以 英廟己酉缺月缺日生
正廟己未缺月缺日卒享年七十一甫十歲受學於
叅奉梁公缺之門距親堂幾十里而每日定省未嘗
少懈亣三遭內艱伯氏居廬仲氏遘毒厲季氏患瘟
疫其救護之方不任左右常着縷服背負季氏朝夕

之奠窮自驗勅仲氏疾劇醫云用人糞則可以收效仲氏惡其味臭不肯調下公輒先嘗於前仲氏感其分痛之意強飲乃差人皆難之每於大人所寢之室晨夕爇火之役不任奴僕盖欲其寒溫適中常於抱薪之際刺或牵掣縗服爇火難便左右曰不如脫其縗而執其勞輒曰父母之服豈可暫脫也聞者莫不稱歎每讀聖賢書未嘗涉獵必窮其義理如有不解處發憤忘食曉得後乃食性本剛毅與子弟言未嘗以辭色假借與儕友言未嘗為唯諾以取媚然嚴整中有溫然可親之意和怡中有毅然不可象固窮守

操不變廉介辭受取與惟適於義而已嘗遊宋櫟泉楊白水門皆被稱賞楊公謂其門徒曰眞湖南學士也言動舉止可以爲學者之則矣嘗以先世狀跋事過判書鄭公實鄭公亦加欽歎謂其子趾煥曰湖南之士吾見之多矣未有如金秀士也及居外艱家人有分異之意輒掩泣止之曰父母之沒未久而兄弟之分異尤爲痛恨待三年亦非晩遂止之家契素貧而食有餘則分而與貧族衣有餘則解而與乞人友愛尤篤常於冬夜被中蹶然而起曰季弟無衾得無寒乎因令左右取褥與毛物卽送之嘗遇險歲厲氣

侵犯于廊下子姪請出幕公輒止之曰若使病人為土濕風寒之所淤傷因致其死則非我也病也可乎不如吾謹避之途出寓焉每戒子姪曰士之操行必於廉潔上做出來則不役於外物而自然清爽人不鼓舞其志可不戒哉且人之操行莫善於慎言招災與福皆由於口况妄論人之是非乎論人是非反成吾過可不慎哉又曰蒲博非士之所可手執若等寧為此等事而不事詩書乎自是一門之内未嘗有局戲又曰士生斯世有君父焉孝親者必忠君欺親者必欺君汝曹戒之又曰成功在天篤學在我汝何莫

擺脫科臼從事碩師之門勉力於修治之方乎若過強富之年則恐成後日悔也公好學不倦年老尤勤或對知舊之子弟則曰君知學乎學問乃吾儒之本事科業乃吾儒之末務余於妙年教兒以科業不得成功失志於禮圍場中叫胡奔走終無湊泊處余以爲恨假令倖而得之所得不若修治之方君等幸勿以科業爲事又曰小學一部乃爲人之方余年過六十方覺五十年之非晩好小學不無後時之悔也常與菴性齋梁公濟仁不諼齋鄭公楛每月朔望率子弟及儒生講論小學亹亹不厭公每當生朝子弟爲

備酒饌輒含泣而言曰風樹之痛霜露之感倍切於
是日豈可飮酒爲樂哉自是不復置酒家計益窮自
奉甚薄家人或殺雞狗爲饌則常戒之曰記不云乎
士無故不殺犬豕大夫無故不殺羊豈可無故而擅
殺雞狗乎嘗遊洛下當勑使之出來人皆請往見其
威儀答曰　主上之延命於胡使臣子痛泣處也吾
不忍見也每當　國忌輒茹蔬菜不叅稠會獨處燕
居雖齊罷日亦如之於　英宗忌辰尤致謹焉常書
國忌揭于壁上坐於其下未嘗懈體寢具不置其
下褻衣不掛其上平日敬君之心如此年老嘗寒雖

暴風虐雪必參於先代忌祀或疾不得參則淨掃私室終夜爇燭強病危坐于娙悶甚欲其就寢則曰不云坐如齊祭如在乎君子雖平日坐必如齊況當先祀雖病不參其如齊之心如在之誠何敢少懈乙巳與道內儒生疏請遂菴權先生躋配於考巖書院特蒙 優批士類甚多之常與人言必勸以學問不言世俗紛華士友稱之曰金某之志確然不可奪也公自少天性方直操心行己以孝友廉潔爲本宗黨倚重知舊推許鄉黨有事必諮問焉公累登鄉薦地主如金公履基成公德雨趙公衍德成公鼎鎭徐公瀅

修相繼褒薦或曰行篤孝友聖重鄉鄰或曰性本廉潔世襲忠孝或曰固窮看書難奪其志或曰忠孝家風詩禮庭訓或曰志尚廉潔樂在典籍 朝廷竟不得聞雖命也州之人士至今爲咨嗟配全州李氏門命女大默齋尚馨后有三男致福文科正言致德文科正字致學正言娶缺氏生一男一女男璥鉉女適李稷模正字娶缺氏生一男一女男應鉉女適金榮在璥鉉娶南原梁氏無育應鉉娶長澤高氏生三男永豊永益出後璥鉉永鼎永豐娶新平宋氏生一子華植應鉉卽余弱冠故舊時年七十以其家狀委余

撰次余辭之固則曰此吾先蹟藏之巾衍以待秉筆久矣吾年迫桑榆時不可失故謁子名碩名碩推之吾子吾子亦推之則更不復也余惟曰知之矣謂余鄉黨後生蓋有聞焉也噫懷貞抱潔之士生長老死於巖穴林樊之間而不憫焉者古亦何限公非其類也歟噫晩生無識亦不得其詳可慨也已鄭都正公諱桔挽公詩曰楓巖餘韻在忠壯舊基傳愷悌無畦畛冲踈即坦然都正公即吾大姑母夫也重厚寡默少許可於人曾所稔聞焉而其誅如此則亦可想其愷悌君子也謹依其家狀

畧爲序次如右云

芚阜集卷之九